

中華文學精華

史記精華

第四冊
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  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發行

中國文學精華  
史記精華 (全四册)

◎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編輯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上海澳門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—— 傳人各國中年百近 ——

# 李鴻章

章息予著 五角

李鴻章，是中國近百年來重要人物之一，他個人的傳記，簡直與當時中國的歷史分不開來。而當時的中國則正在劇變開始的大時代中，他的舉措，影響於國情者，至今不衰。本書即着眼於時世的演變，而敘述他的重要事蹟，自平吳之役至辛丑議和止，前後凡八章，均冠以時代之說明，不斤斤於個人功罪的論評，尋究其成敗的背景，明白指出，使讀者對於這個大時代的情勢，得深

身。用作初中學生學習考，最為相宜。

## 李鴻章遊俄紀事

王光祈譯述 三角五分

本書譯自俄國帝俄時代國務總理維特 (Witte) 伯爵之筆記。維特為帝俄時代的大政治家，親與中俄密約之議，其所記載，皆當時所身歷者。此項筆記，各國皆有譯述。共分四章：(一) 與李鴻章談判並締結中俄條約；(二) 加冕 (Chodynka) 與日締結高麗條約；(三) 遼東半島之占領；(四) 拳亂與我們的遼東政策，為中俄外交史上翔實可貴的史料。關心我國邊事者，允宜一讀。

## 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

· 章鴻李名一 ·

梁啓超著

原售三角  
改售二角五分

本書一名李鴻章，因四十年來，中國大事，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，故敘述中國四十年來大事，不啻為李鴻章作傳也。全書仿西人傳記之體，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，敘述所至，即加以論斷，使後之讀者，由其治事之如何，而測知其為人何若。其於李鴻章為政之得失，書中多為解勝之言，頗有與俗論異同者。並錄「中東和約」，「中俄密約」，「義和團和約」等全文，因李鴻章事蹟之原因與結果，與此等公文有關係者甚多，讀者可從此加以推究也。本書為治近代史者所必讀。

### 中華書局出版

# 清 · 代 · 掌 · 故

## 乾隆英使觀見記

馬憂爾尼著  
劉半儂譯述

大本七角  
小本二角

自西人航海東來，壯遊之士，筆其見聞以告邦人子弟者，馬可波羅而後繼起之書已一千數百種，而其中紕繆駁雜，肆爲妄談者居十之一二，而據拾浮言，結構一本臆測者居十之五六，唯卡爾女士之慈禧寫照記，濮蘭德之慈禧外紀及本書，或本躬歷，或根考據，類能剔抉隱闕，道人未道，能補正史之缺，爲愛讀筆記者所珍，足以流傳久遠者也。此爲英使馬憂爾尼自述，凡純皇之起居、政見，內庭服御之侈靡，朝臣之庸曠，有司百僚之趨踰奔走，酬應供張之繁縟，編戶齊民之活計疾苦，罔不按其目擊耳食所及，一一記之。而於叩首禮之爭執，諸家筆記記載之未備者，陳述尤詳。

## 慈禧外紀

濮蘭德·白克好司著  
陳詒先·陳冷汰譯述

一冊 三角五分

本書內容，凡關於慈禧之家世，幼時之生活，被選入宮，慈禧之末日，慈禧賓天及奉安之禮，以及三次訓政時之軍政、外交，如載垣逆謀，吳可讀之尸諫，百日變法，戊戌政變，拳亂，庚子年對外之文牘等等，均詳載靡遺。其中有景善日記，爲吾國所無之本，於庚子年宮府事情，言之歷歷，尤爲可貴。全書材料多爲外間不常見者，敘述極饒趣味，手此一卷，令人讀之，樂而忘倦。

## 中華書局出版

# 清室外紀

大本 八角  
小本 二角

著 司好克白·德蘭濮  
譯 合先詒陳·汰冷陳

全書分十四章，詳述順治，康熙，雍正，乾隆，嘉慶，道光，咸豐，同治，光緒各帝一身事業及其品性與才能，均分別記載；並將慈禧之家世，幼時之生活，以及被選入宮，三次訓政，以及其他宮庭軼事，宗室瑣聞等，大半皆以小說體裁敘述之，閱之令人忘倦。關於庚子年拳亂之事故，亦有詳確之記載。

## 慈禧寫照記 卡爾爾女士著 陳銳譯

▶ 小本二角 ◀ 大本八角 ▶

本書所述分大內祭祝，萬壽儀節，慈禧之起居習慣，服飾習，朝覲，游覽，交際暨寢宮之陳設等。凡關於御用物之華貴，李蓮英之權勢，宮眷之待遇以及各種軼事趣聞，均繪影繪聲，纖微必錄。

## 慈禧外紀 大本一元二角 小本三角五分

著 司好克白·德蘭濮 譯 合先詒陳 汰冷陳

# 中華書局

≡ 輯 選 生 舜 左 ≡

## 料 資 史 年 百 近 國 中

並裝二冊 一元八角

此書錄自清末以來之著名紀載，起道光季年，迄辛亥革命，凡近百年間之重要史蹟，如雅片戰爭，英法聯軍，太平天國，平定捻匪，戡定新疆，中英間之滇案交涉，中俄間之伊犁交涉，中法、中日兩次之兵事，慈禧與光緒帝之猜嫌，戊戌政變之實況，庚子拳匪之起源及其結果，清季蒙古、西藏之交涉，以及辛亥革命之成功，均一一按其條貫，明其因果，擇尤選刊。

## 編 續 料 資 史 年 百 近 國 中

並裝二冊 一元八角

本編選輯自太平天國至民國六年之史料，計三十餘篇，不惟紀載忠實，文字亦有聲有色。其中如俞明震之「台灣八日記」，詳述台灣被割後，我愛國健兒在台灣最後奮鬥之情形，歷歷如繪，不惟可作研究甲午中日戰爭史者最有價值之參考，且足以振起我民族禦侮愛國之精神。其他如勞乃宣之「義和拳教門源流考」，陸樹德之「庚子拳變後津京間之慘狀」等，均為目前極不容易搜集之史料。

# 版 出 局 書 華 中

# 史記精華 卷四

## 樊鄴滕灌列傳

樊噲 論

傳中凡用從字、別字冠首，下即次以賜爵，益食，遷官之名數，是亦紀功一格。又傳中語破曰：定曰下，曰絕，曰降，曰屠，曰圍，曰取，曰卻敵，曰先登，曰陷陣，曰最，皆以各書其戰陣之績，大略與曹參周勃同例。

舞陽侯樊噲者，沛人也，以屠狗爲事，與高祖俱隱。初從高祖起豐，攻下沛，高祖爲沛公，以噲爲舍人。從攻胡陵，方與，還守豐，擊泗水監豐下，破之。復東定沛，破泗水守薛西，與司馬尼戰碭東，卻敵，斬首十五級，賜爵國大夫。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，攻城先登，斬首二十三級，賜爵列大夫。復常從，從攻城陽，先登，下戶牖，破李由軍，斬首十六級，賜上閭爵。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，卻敵，斬首十四級，捕虜十一人，賜爵五大夫。從擊秦軍，出亳南，河閒守軍於扛里，破之，擊破趙賁軍，開封北，以卻敵先登，斬侯一人，首六十八級，捕虜二十七人，賜爵卿。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，攻宛陵，先登，斬首八級，捕虜四十四人，賜爵封號賢成君。從攻

以上紀噲戰陳之功甚略，及大噲救鴻門之急獨詳。

長社轅轅，絕河津，東攻秦軍於尸，南攻秦軍於犇，破南陽，守齧於陽城，東攻宛城，先登，西至酈，以卻敵，斬首二十四級，捕虜四十人，賜重封。攻武關，至霸上，斬都尉一人，首十級，捕虜百四十六人，降卒二千九百人。一項羽在戲下，欲攻沛公，沛公從百餘騎，因項伯面見項羽，謝無有閉關事。項羽既饗軍士，中酒，亞父謀欲殺沛公，令項莊拔劍舞坐中，欲擊沛公，項伯常肩蔽之。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，提醒。樊噲在營外，聞事急，乃持鐵盾入到營，營衛止噲，噲直撞入，立帳下。項羽目之，問爲誰，張良曰：「沛公參乘樊噲。」項羽曰：「壯士，賜之卮酒彘肩。」噲既飲酒，拔劍切肉食，盡之。項羽曰：「能復飲乎？」噲曰：「臣死且不辭，豈特卮酒乎？且沛公先入定咸陽，暴師霸上，以待大王，大王今日至，聽小人之言，與沛公有隙，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。」項羽默然。沛公如廁，麾樊噲去，既出，沛公留車騎，獨騎一馬，與樊噲等四人，步從，從閒道山下歸。



走霸上軍，而使張良謝項羽。項羽亦因遂已，無誅沛公之心矣。是日，樊噲犇入營，諂讓項羽，沛公事幾殆。一 一束收前，有萬鈞力。

明日，項羽入屠咸陽，立沛公爲漢王。漢王賜噲爵爲列侯，號臨武侯，遷爲郿中。從入漢中，還定三秦，別擊西丞、白水北，雍、輕車騎於雍南，破之。從攻雍、檠城，先登，擊章、平軍好時，攻城，先登陷陣，斬縣令丞各一人，首十一級，虜二十人，遷郿中騎將。從擊秦軍騎壤東，卻敵，遷爲將軍。攻趙、賁，下郿、槐、里、柳、中、咸、陽、灌、廢、丘，最至櫟、陽，賜食、邑、杜、之、樊、鄉。從攻項、籍，屠煑、棗，擊破王、武、程、處、軍於外、黃，攻鄒、魯、瑕、丘、薛。項羽敗漢、王於彭、城，盡復取魯、梁、地，噲還至滎、陽，益食、平、陰二千戶，以將軍守廣、武。一歲，項羽引而東，從高、祖擊項、籍，下陽、夏，虜楚、周將軍，卒四千人。圍項、籍於陳，大破之，屠胡、陵。項、籍旣死，漢、王爲帝，以噲、堅守戰有功，益食八百戶。從高、帝攻反、燕、王、臧、荼，虜荼，定燕、地。楚、王、韓、信反，噲從至陳，取信、定。

楚更賜爵列侯。與諸侯剖符，世世勿絕。食舞陽，號爲舞陽侯。除前所食，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，自霍人以往，至雲中，與絳侯等共定之，益食千五百戶。因擊陳豨，與曼丘臣軍戰襄國，破柏人，先登，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，殘東垣，遷爲左丞相。破得綦母邛尹潘軍於無終廣昌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，因擊韓信軍於參合。軍所將卒斬韓信，破豨胡騎橫谷，斬將軍趙旣，虜代丞相馮梁，守孫奮，大將王黃，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，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。其後燕王盧綰反，噲以相國擊盧綰，破其丞相，抵薊南，定燕地，凡縣十八，鄉邑五十一。益食邑千三百戶，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。從斬首百七十六級，虜二百八十八人，別破軍七，下城五，定郡六，縣五十二，得丞相一人，將軍十二人，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。一通總上。

至此總數功勞，  
纔不散漫。

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，生子伉，故其此諸將最親。先黥布反時，

先只敘戰功而別事繁之後，不以年月次也，則文體整潔。流涕數語，三反四覆，情詞俱竭，直是子長筆力。

亦爲臨光侯句，筆端欲舞。

追言。高祖嘗病甚，惡見人，臥禁中，詔戶者無得入羣臣，羣臣絳灌等莫敢入。十餘日，噲乃排闥直入，大臣隨之。上獨枕一宦者臥，噲等見上，流涕曰：「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壯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憊也？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，不見臣等計事，願獨與一宦者絕乎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？」高帝笑而起。一其後盧綰反，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。是時高帝病甚，人有惡噲黨於呂氏，卽上一日宮車晏駕，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。高帝聞之，大怒，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，而卽軍中斬噲。陳平畏呂后，執噲詣長安，至則高祖已崩。呂后釋噲，使復爵邑。一孝惠六年，樊噲卒，諡爲武侯。子伉代侯，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。一高后時，用事專權，大臣盡畏之。伉代侯九歲，高后崩，大臣誅諸呂，呂須媵屬，因誅伉，舞陽侯中絕數月。孝文帝旣立，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，復故爵邑。市人立二十九歲卒，諡爲荒侯。子他廣代

侯，六歲，侯家舍人得罪他廣，怨之，乃上書曰：「荒侯市人病，不能爲人，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，他廣實非荒侯子，不當代後。」詔下吏，孝景中六年，他廣奪侯爲庶人，國除。

太史公曰：吾適豐沛，問其遺老，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，及其素異哉！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綰之時，豈自知附驥之尾，垂名漢庭，德流子孫哉？余與他廣通，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。

### 酈生陸賈列傳

酈生 陸賈

寫酈生狂態有生色。

酈生食其者，陳留高陽人也。好讀書，家貧落魄，無以爲衣食業，爲里監門吏，然縣中賢豪不敢役，縣中皆謂之狂生。及陳勝項梁等起，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，酈生問其將，皆握齷，好苛禮，自用，不能聽大度之言，酈生乃深自藏匿。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，沛公麾下騎士

適酈生里中子也。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。騎士歸，酈生見，謂之曰：「吾聞沛公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吾所願從游，莫爲我先。若見沛公，謂曰：『臣里中有酈生，年六十餘，長八尺，人皆謂之狂生，生自謂我非狂生。』」騎士曰：「沛公不好儒，諸客冠儒冠來者，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；與人言，常大罵，未可以儒生說也。」酈生曰：「第言之。」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。省沛公至高陽傳舍，使人召酈生；酈生至，入謁，沛公方倨牀，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。酈生入，則長揖不拜，曰：「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？且欲率諸侯破秦也？」沛公罵曰：「豎儒，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諸侯相率而攻秦，何謂助秦攻諸侯乎？」酈生曰：「必聚徒合義兵，誅無道秦，不宜倨見長者。」於是沛公輟洗，起攝衣，延酈生上坐，謝之。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，沛公喜，賜酈生食，問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酈生曰：「足下起糾合之衆，收散亂之兵，不滿萬人，欲以徑入彊秦，此

所謂探虎口者也。夫陳留，天下之衝，四通五達之郊也，今其城又多積粟，臣善其令，請得使之令下足下，卽不聽，足下舉兵攻之，臣爲內應。」於是遣酈生行，沛公引兵隨之，遂下陳留。號酈食其爲廣野君。酈生言其弟酈商，使將數千人，從沛公西南略地。酈生常爲說客，馳使諸侯。

民人以食爲天，  
句此段綱領。

漢三年秋，項羽擊漢，拔滎陽，漢兵遁保鞏洛。楚人聞淮陰侯破趙，彭越數反梁地，則分兵救之。淮陰方東擊齊，漢王數困滎陽成皋，計欲捐成皋以東，屯鞏洛以拒楚。酈生因曰：「臣聞知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，不知天之天者，王事不可成。王者以民人爲天，而民人以食爲天。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，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，楚人拔滎陽，不堅守敖倉，迺引而東，令適卒分守成皋，此乃天所以資漢也。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，自奪其便，臣竊以爲過矣；且兩雄不俱立，楚漢久相持不決，百姓騷動，海內搖蕩，農夫釋耒，工女下機，天下之心，未有所定也。願足下急復

天下知所歸句，  
爲下文說齊王  
曰王知天下所  
歸句張本。

開口便得肯綮。

進兵，收取滎陽，據敖倉之粟，塞成皋之險，杜大行之道，距蜚狐之口，守白馬之津，以示諸侯，劾實形制之勢，則天下知所歸矣。方今燕趙已定，唯齊未下。今田廣據千里之齊，田閒將二十萬之衆，軍於歷下，諸田宗彊，負海阻，河濟，南近楚，人多變詐，足下雖遣數十萬師，未可以歲月破也。臣請得奉明詔，說齊王，使爲漢而稱東藩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迺從其畫，復守敖倉，而使酈生說齊王曰：「王知天下之所歸乎？」王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曰：「王知天下之所歸，則齊國可得而有也；若不知天下之所歸，即齊國未可得保也。」齊王曰：「天下何所歸？」曰：「歸漢。」曰：「先生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，約先入咸陽者王之；漢王先入咸陽，項王負約不與，而王之漢中，項王遷殺義帝。漢王聞之，起蜀漢之兵，擊三秦，出關而責義帝之處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諸侯之後，降城即以俟其將，得賂即以分其土，與天下同其利，豪英賢才皆樂爲之

與前歸漢句相  
喚應。

上以知不知，此  
以下不下，首尾  
設爲反正之詞，  
以聳其聽。

此數言，益見酈  
生輕死生外身  
世之意。

用，諸侯之兵，四面而至，蜀漢之粟，方船而下。項王有倍約之名，殺義帝之負，於人之功無所記，於人之罪無所忘，戰勝而不得其賞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，非項氏莫得用事。爲人刻印，剗而不能授，攻城得賂，積而不能賞，天下畔之，賢才怨之，而莫爲之用。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漢王發蜀漢，定三秦，涉西河之外，援上黨之兵，下井陘，誅成安君，破北魏，舉三十二城，此蚩尤之兵也，非人之力也，天之福也。今已據敖倉之粟，塞成皋之險，守白馬之津，杜大行之阪，距蜚狐之口，天下後服者先亡矣。王疾先下漢王，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。應前齊國可得有句。不下漢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應前齊國未可保句。田廣以爲然，迺聽酈生，罷歷下兵，守戰備，與酈生日縱酒。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，迺夜度兵平原，襲齊。齊王田廣聞漢兵至，以爲酈生賣已，迺曰：「汝能止漢軍，我活汝；不然，我將亨汝。」酈生曰：「舉大事不細謹，盛德不辭讓，而公不爲



若更言。齊王遂享酈生，引兵東走。漢十二年，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，高祖舉列侯功臣，思酈食其。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，功未當侯，上以其父故，封疥爲高梁侯，後更食武遂，嗣三世。元狩元年中，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，當棄市，病死，國除也。

陸賈者，楚人也。以客從高祖定天下，名爲有口辯士，居左右，常使諸侯。及高祖時，中國初定，尉他平南越，因王之，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。陸生至，尉他魑結魑其髮而結之。箕踞見陸生，陸生因進說他曰：

「足下中國人，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，今足下反天性，棄冠帶，欲以區區之越，與天子抗衡，爲敵國，禍且及身矣。且夫秦失其政，諸侯豪傑竝起，唯漢王先入關，據咸陽，項羽倍約，自立爲西楚霸王，諸侯皆屬，可謂至彊。然漢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劫略諸侯，遂誅項羽滅之，五年之間，海內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建也。天子聞君王南越，不助天下誅暴逆，

足下以下數句，一一應在後。